



# 梅花礼赞



陈连清/文

我的窗前有一株梅。

仲冬，它迎着寒风挺立，光秃秃的枝上，有些是灰褐色的；有些被冷空气唤醒，涂上了绿油油的一层蜡。那带绿的枝条，朝着一个方向倾斜而去，形成无数重复的线条，截一个横断面，可巧妙勾勒出一幅南庐的“梅花图”。

南庐是台州的一位画家，当过兵、扛过锄，一生专注丹青，恣意变法创新，画出了无数家山家水、花鸟鱼虫、古砖补画、仙佛罗汉，以自己独创的波浪式绘画语言，营垒了一个格调高雅、别具一格的艺术殿堂。可惜天妒英才，这样一位丹青高手，于去年9月2日，经历了64度梅开梅落，凋谢了。

凝神那株梅，模样清新挺拔，枝柯茂盛，密密匝匝，蓬蓬勃勃。梅蕾初开时，大部分蕾包还在睡梦中，只有几朵绽开笑脸，清淡而简约，飘逸而俊俏，数点梅花天地春。梅树亲吻着寒风，手挥冰雪，脚踏坚实的大地，把美艳和精神播撒人间。

南庐就是那株梅。

南庐画画是靠自学成才的。自知底子薄，基础差，就奋起弯道超车，把大量时间用于写生。早年他去黄岩翠屏山写生，一蹲就是一年，后来去西双版纳、大理等地，一住就是半年。晚上画完画回家时，他的头脑还徜徉在画里，走着走着常常摸错了门。每年除夕夜，他约个朋友躲进小楼，创作新年的生肖画，从2010年到2022年刚好画齐一套。这精美的生肖画一问世，就与街上的焰火和震天的鞭炮声告别，一年又一年。

欣赏梅花时，有人喜欢蓓蕾初现，比如南宋真德秀喜欢“两岸月桥花半吐”，李弥逊也有“陌上风光深

远，第一寒梅先吐”的诗句；而大部分则讴歌梅花的盛开，盛放多优美啊。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应是盛放时西湖的意境。元朝王冕则代表了更多人的心声：“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而我更喜欢飘落时的梅花。

梅花从枝头上凋落下来，飘飘悠悠，自由自在地从空中落到地上。站在一株树下，站在梅林中远远望去，“花谢花飞花满天”，树头的、空中的、地上的，上下呼应，“红雨随心翻作浪”。

南北朝庾信有梅花诗：

竟日坐春台，芙蓉承酒杯。

水流平涧下，山花满谷开。

……

水影摇聚竹，林香动落梅。

一阵风来，摇动了竹林，也吹落了梅花，带来梅花的阵阵香气。

这种花谢凋落的美，本质上是一种奉献的美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这正是对南庐晚年的写照。他在人生最后身患重病的至暗时刻，表现了梅花飘落时的从容和潇洒。

南庐晚年得了肝癌，最后半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，受尽折磨。但他在精神上全不把它当回事，一待治疗结束，吊完瓶、做完检验，马上在病床上画起画、练起字来。

去年8月17日，好友黄建立来看望时，见他整个人已完全脱相，胳膊如同木棍，黄建立泪如泉涌。南庐速把话题岔开，向他“汇报”起在病床上的学习情况：“病中是读书的好机会，这几日，我手不释卷地重温了《列子》《淮南子》《传习录》，现在重读跟以前理解大不相同，着实上了一个层次。”说自己趁着在病床上，又写了不少文章，有儿时的回忆，有家乡趣事，有门前捕麻雀、捉山鸡、捕鱼的事……

去年9月5日，南庐的追悼会上，正中大厅挂着副对联，左联“锄草好种豆”，右联“开垦种云霓”。这是南庐为自己撰写的，自知时日不多，就拟好挽联，交代届时挂上。大限将至，竟有如此表现。“我自归山也逍遥”，这是他真正读懂了庄子，透彻理解人生回归于自然的真谛而表现出的非凡的“鼓盆而歌”。

在这之前，他给我写信，安排自己画作的后事：“吾一生好画，不善尘事，惟粗茶淡饭足矣。四十年来创作了画作精品八百余件，佳作俱存，我想把它留给家乡。请你与有关领导联系一下，捐献给市里作为馆藏。”在弥留之际，他一心想着把毕生心血捐给家乡人民，这不正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吗？梅花完成了枝头营造春色的任务，撒向大地，化作土地的养料。

我步出门去，信步转到那株梅花旁，只见一枝条伸过来，饱满而透亮，恰似冰肌玉骨的女子，仿佛要与我握手。忽而寒风吹来，这枝摇摇晃晃，与其他枝柯耳鬓厮磨，发出细细的低语音。我仿佛看到了它雪中身姿，又仿佛看到了南庐的倩影。看着看着，我的眼睛逐渐模糊，一会儿是雪和花，一会儿是南庐，终于两个形象融为一体了……

## 萧飒寒风舞落叶

蔡建荣/文

冬季，这个季节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一场视觉盛宴，以萧飒的寒风和纷飞的落叶作为主旋律，缓缓拉开序幕。在这个季节里，每一缕风、每一片叶都蕴含着深邃的意蕴，让人在寒意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暖与启迪。

当第一缕寒风掠过空旷的街道，轻轻掀起衣角，那是一种怎样的触感？仿佛是大自然在无声诉说着季节的更迭。这风，带着冬季特有的冷冽与深邃，不再是春日里的温柔轻拂，也非夏日里的热烈奔放，更不似秋天里的凉爽怡人。它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，穿梭于林间巷陌，唤醒了沉睡中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片叶子。在这一刻，我仿佛听见了时间的低语，它在耳边呢喃着关于离别和重生的故事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份闲静而深远的意境之中。

落叶，是这场盛宴中最为动人的角色。它们以一种近乎仪式感的姿态，缓缓告别枝头，开始了一场无声的旅行。每片落叶都承载着四季的记忆，它们在风中旋转、跳跃，仿佛是在与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。这些落叶，有的金黄灿烂，有的深红如火，犹如飞天舞女般翩翩起舞，直到坠落大地，归于尘土。这一场场落叶的舞蹈，是大自然无言的诉说，是岁月流逝的见证。而在这落叶纷飞的时节，那些不经意间飘入耳畔的低吟浅唱，更是为这季节增添了几分神秘与诗意。

是远处树梢上传来的鸟鸣吗？那清脆悦耳的声音，如同天籁之音，穿透了寒风，穿透了历史的尘埃，直抵人心。还是风中夹带的远处人语？那些模糊而温暖的话语，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，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，与风的呼啸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冬日的交响乐。

这曲交响乐，悠扬而又不失苍凉，它诉说着冬天的故事，也触动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。走在这样的季节里，人们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，沉浸在这份幽静与深远之中。每一片落叶，每一阵寒风，都似乎在诉说着生命的真谛，让人心生感慨。

落叶的飘落，是生命中必经的一次离别。它们教会我们，每一次放手都是为了更好的遇见。就像人生中的每一次离别，虽然充满了不舍及伤痛，但正是这些离别，让我们学会了成长，学会了珍惜。而寒风的呼啸则像是时间的提醒，它告诉我们，岁月匆匆、光阴易逝，我们应该珍惜眼前人，珍惜那些还能紧紧握住的温暖。

在这样的季节轮回中，我们学会了坚强，也学会了温柔。我们学会了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保持一颗感恩的心，去拥抱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明天。我们应当感谢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，感谢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，感谢那些让我们成长与蜕变的经历。

## 冬日甘蔗甜

杨光武/文

冬日里的周末，闲着无聊时，搬个小圆凳坐在店门口晒太阳。

“卖糖桃，卖糖桃！”不远处的路口，有个骑着三轮车卖甘蔗的流动摊贩正慢悠悠地边吆喝着叫卖，边往我这边骑。

“糖桃”是温岭人对甘蔗的叫法。温岭的甘蔗有青皮的、黄皮的、紫皮的，种类多，口感好。清代温岭诗人裴灿英曾著《甘蔗》诗：“世味酸咸外，甜香总属君。汁浆随意得，渣滓此时分。梗断横青玉，梢长拂绿云。回首虽可美，香白已纷纷。”描绘出了温岭甘蔗的口感风味。

冬季正是吃甘蔗的好时节。《本草纲目》言：“蔗，脾之果，其浆甘寒，能泻火热，消渴解酒。”古诗词里也有咏甘蔗的，如清代佚名的《咏甘蔗》：“绿阵连烟垅，风雨化精节。玉露含青紫，沁彻哲人心。”

“糖桃要吗？”正当我沉浸在关于甘蔗的食用好处与《甘蔗》诗的韵味中，随着脸上漾着笑意的摊主一句询问，将我的目光吸引到三轮车上已为数不多的甘蔗上。

我站起身，走到卖甘蔗的三轮车旁看了看，感觉他这是走街串巷，一路吆喝着卖剩下的，因为甘蔗只有十来根了，有青皮的，也有紫皮的。我选了一根粗粗长长的紫皮甘蔗。

一刀、两刀，削去蔗尾，刨去节皮，砍掉沾满泥沙的一小节蔗根。摊主一手拿个塑料袋握住紫皮绿叶甘蔗，一手拿甘蔗刀，熟练地削、刨、砍，几刀就完成了处理工作。“我自己种的糖桃，蜜甜的！”摊主边说边递给我一袋已砍成一截截的甘蔗。

这根削去皮的甘蔗，脆得都可以用手撕着吃。我付完钱，随手拿起一截，倚靠在门店的墙角处啃咬起来。冬日的暖阳，不冷不

热地照着，甘蔗很脆、很甜。我打算将此时此刻的一段冬日时光消磨在这节节脆、节节甜的甘蔗里。

冬日里的风非常调皮捣蛋，悄无声息地从裤脚、衣服袖口钻进钻出；朵朵白云慢慢飘过远处的苍翠山峦。我啃咬甘蔗的速度不快不慢，咬一口，细细咀嚼，甘蔗汁水在唇齿间肆意流淌，那味道真如摊主说的那般“蜜甜”，咽下去有股沁人心脾的舒爽，清甜不腻、生津爽口，真是“冬日燥，甘蔗好”啊！

“来，这根细点的青皮糖桃，中间一节有点裂开，卖相差，送给你尝尝！好吃的，下次再跟我买。”话音刚落，他手起刀落，“咔嚓咔嚓”地削好，砍成几截，热情地往我手中塞。“不用，不用！”我望着皮肤黝黑的、满脸笑容的摊主，在推搡之间连忙打开手机，准备再支付相应的钱给他。

“没关系的，我自家地里种的。这根细糖桃送给你尝尝！”他边说，边将挂在三轮车扶手上的收款码挂件用手遮挡住。盛情难却，我只好收下来自这个陌生的流动甘蔗摊主馈赠的甜甘蔗。

听到我讲甘蔗好吃，隔壁的几个邻居也围过来，将剩下的十来根甘蔗都买走了。“谢谢你的推荐，我可以提前回家了！”“应该是我谢谢你这么客气，送我一根青皮甘蔗，让我尝到两根甘蔗的鲜甜！”冬日的暖阳下，卖甘蔗的他开心地笑了，买甘蔗的我也开开心心地笑了。

甘蔗卖完了，他又骑上三轮车慢悠悠地向前，在阳光下成了冬日里的一道风景。

我继续漫不经心地啃咬着甘蔗，甘蔗渣从嘴角向垃圾桶里成弧线抛出，翻滚着，不慌不忙地落下。朴实的摊主，朴实的话语，回味着如鲜甜的甘蔗汁，沁人心脾。

冬日里的甘蔗，真甜！

### 漏洞

●李轶贤

衣服掉了个纽扣  
是你，让我看见一个漏洞吗

下雨了  
是老天，让我感受一个漏洞吗

刚刚说错了一句话  
是我，回送给你的一个漏洞哦

枝头失了片叶子  
野菊花的香气忽然断了  
甚至有一天  
某个人忽然没了  
这是，生命的漏洞哦

其实，用心体会  
用心缝补  
枝头的叶子依旧迎风起舞  
野菊花的香气依旧抓挠人心

那个人  
化成了空气  
与我们的生命同呼吸

### 河畔漫步

●程玉彩

独步河边踏夕晖，柳梢迎面起风微。  
流连绿道清荫下，仁看并肩白鹭归。

### 大雁的归宿

●丁海明

植在街巷拐角的  
梧桐树  
高高地伫立  
庇护寒蝉以及它们的  
鸣叫，在萧瑟的秋风里

远山开始复活  
一泓清泉  
勾勒出晚秋的柿树红  
倒映 时光又铸印出  
一幅绝佳的秋风万里图

北雁南飞  
远离冬天 拥抱温暖  
在高耸的天空  
这些美丽的天使，用人字形或一字形  
朝春天飞去 朝希望飞去